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

第十回 忠義堂點將分兵 鄆州府反牢劫獄

話說撲天鵬李應性本剛烈，當時聽罷韓忠一番訴說，怒火直冒到頂樑上，暴叫如雷道：「俺原識苟昌這廝不是好東西，偏是哥哥，誤用這廝，到頭竟遭誣陷，俺不知便罷，知道了須不干休。」便對韓忠說道：「老人家，你休氣苦，你權且在這裡安頓，自有分曉。」韓忠拜謝過，就由杜興引去，替他更換了衣服，撥一個房舍住下，每日三餐供養著。只說李應救人心切，刻不容緩，便向宋江請領人馬，攻打鄆州，搭救李應性命。宋江道：「此事端的不可延遲，只是鄆州非彈丸之地，又有官將守把，未可輕視。若不探明虛實，輕舉妄動，反致打草驚蛇，吃他們做了準備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哥哥言是，韓忠現在山寨，何不向他探問一下，倘得大概，也省卻使人走一遭。」宋江、李應齊說：「很好。」便把韓忠叫來。韓忠告說：「鄆州軍馬甚多，其中有一勇將，綽號叫做賽存孝，好生了得。」李應道：「想是調任未久，先前俺不曾聽得有此人。」宋江主見，還須遣人去探聽一番，然後行事。李應說：「不必麻煩，只多派幾個兄弟去便好。」當下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、朱武、林冲等商議。吳用道：「這番須不是攻城掠地，最要緊的是救人，萬不可多帶人馬，一來路途趕奔不便，二來易使人家知風提防，有了三五千人已足。」朱武說道：「小弟想來，最好是裡應外合，派幾個精幹兄弟，先混進了鄆州城裡，看清出入路道，守把各處要道，只待城外人馬趕到，便行放起火來，焚燒官衙，反牢劫獄。如此裡外夾攻，任他有多大能為，倉卒中也慌了手腳。」宋江等連稱好計；李應更喜，便請學究先生主張。吳用道：「何勞小生，朱賢弟早打算定了，不信，且看他來發落。」宋江、李應便推朱武，朱武也就不辭，徑到忠義堂上，居中坐定，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坐在兩傍，三通鼓罷，眾頭領頃刻齊集，拱聽號令。朱武首令魯智深、武松扮做行腳僧人，去鄆州城內寺院裡寄宿，只聽城外人馬趕到。號炮起時，便去搶奪東門城關，阻止府尹逃走。兩個得令而去。再令扈三娘、王矮虎兩口子，各牽一頭牲口，扮做耍花驢的，去城中趕趁生意，只聽城外號炮起時，便去搶奪西門城關，阻擋府尹出路。兩個得令而去。再令李逵、劉唐扮做趕車大漢，推兩輛車子去鄆州城裡，只聽城外號炮起時，便撲奔州衙，在衙前放火接應。兩個得令而去。朱武分撥至此，忽然向左右看了又看，說道：「有一件要緊的勾當，不能強令誰去，須要自願才好。」眾人猜想不出甚事，面面相覷。只聽朱武說道：「如今李應全家下在大牢裡，內外阻隔，一無關節可通。但憑外面打進去，只愁不穩當，不比從前盧員外，牢中有蔡節級照應。俺今想來，除非先有一二個人，去鄆州城裡尋些事出來，由他官府拿住，禁入牢中，只聽外面事發，一路打出來，大牢破時，便是功勞，只不知誰人願去？」只見時遷挺身而出道：「小弟願往！」朱武道：「你去極好，只嫌少個做伴的。」時遷未答，鄒淵、鄒潤早閃將出來，叫道：「俺們自願做伴同行！」朱武便教如此如此，只待外面事發，就要動手接應。三個得令而去。再令李應將引楊雄、石秀，扮做軍漢模樣，去城中大牢左近安頓，只看州衙起火，便打進獄中，救取李應全家男女。三個得令而去。再令杜興、薛永扮做使槍棒賣膏藥的，去鄆州城中客店裡歇宿，只看州衙起火，便直奔韓忠說的那個所在，拿捉刁奴苟昌莫放逃走。兩個得令而去。再令樊瑞扮做全真先生，燕青充作道侶，去城中院宇裡打頓，只聽城外號炮起時，便去搶奪北門城關，阻府尹逃走。兩個得令而去。再令解珍、解寶、施恩、石勇扮做山家，擎鷹帶犬，執著鋼叉弩箭，背上些兔兒獐獐，去鄆州城內往來叫賣，只看府前火起，便搶入內衙拿府尹家屬。四個得令而去。再令阮小五、阮小七扮做賣魚鄉老，去水門邊窺探候，倘府尹家屬從此處走出，即行攔截。再令燕順、鄭天壽、項充、李袞、陳達、楊春扮做過往客商，去鄆州城外客店裡安身，只看人馬趕到，便分頭搶奪四門，策應自家人馬，攔阻府尹出路。六個得令而去。不說梁山泊眾好漢各自得令下山，依次進發。

且說朱武將二十八個頭領，十撥分發去訖。次日，再調杜遷、宋萬守把山南第一關，替代解珍、解寶。再調孔明、孔亮守把第二關，替代魯智深、武松。再調李忠、周通守把山西關隘，替代楊雄、石秀。六個得令而去。再調霹靂火秦明、鎮三山黃信做一隊。再調金槍手徐寧、金錢豹子湯隆做一隊。再調雙鞭呼延灼、病尉遲孫立做一隊。再調小李廣花榮、摩雲金翅歐鵬做一隊。中軍主將豹子頭林冲引領小溫侯呂方、賽仁貴郭盛、花項虎龔旺、中箭虎丁得孫做一隊，共計五隊，每隊將引一千人馬，隨軍參贊、機密軍務人雲龍公孫勝，執掌中軍大旗險道神鬱保四。點撥停當，五隊人馬陸續下山，取路向鄆州進發。

只說鄆州城裡的苗衙內當日見拿得李應全家男女，好不歡喜，就悄悄地往牢中取出羞花。衙內一看，果然秀麗無雙，便欲逼她成事，羞花一頭撞去，抵死不肯，衙內沒法，只得暫時禁閉一室，教幾個丫頭僕婦廝守，待過幾天卻再理會。不想三天以後，羞花依舊呼天碰地，哭著吵著，茶也不喝，飯也不吃，只要尋死。衙內食在口邊，不能就吃，好生著惱，便去同馬姓、苟昌說話。苟昌道：「衙內休慌，須得緩緩兒算計，過分逼迫，事反不諧。這女娘只這一點年紀，花樣容貌，水樣性情，她見衙內恁般風流，不到得倔強到底，衙內只好耐性兒再等。」不料那日房中防備稍疏，被羞花覓得一把利剪，猛力刺向咽喉，待丫頭們驚覺搶救，早已鮮血直冒，僵倒地上死了，衙內恨極，只把看守的重打一頓出氣。心上卻老大的沒興兒，又去告訴苟昌、馬姓白費如許手腳，硬生生弄了到手，落得如此收科。二人此時也沒得說，只把好言安慰，引他三瓦兩捨去消愁。這苟昌自結交上苗衙內，搬來鄆州城裡住，倚仗衙內勢力，無所不為，無惡不作，只是把人欺凌，誰敢同他放對。那日又伴了衙內，從一個院子裡出來，蹶上街坊，只見對面一個鮮眼睛的黑瘦漢子，歪斜著腳步，當路撞將過來。苟昌肩尖上吃著一撞，好不惱怒，一把扯住，喝道：「兀你這廝，敢是瞎眼的，俺們衙內走遍城裡城外，一天走到晚，沒曾有個人同他爭路，你敢來？」那漢子一聽這話，喏喏連聲謝罪，苟昌不好發作，便放了手，漢子便退向人家簷下立定，把兩隻眼睛張望人。他們哪裡認識這個漢子，乃是梁山泊的鼓上蚤時遷。蹶過去不到百步，順風吹來一陣酒氣，只見有兩個大漢，在街心裡踉踉蹌蹌地，對面亂闖將來。衙內聞到這股氣味，抬眼一瞧，便說：「這兩個醉漢想是活得不耐，要來討死，快些與我叱開去。」苟昌便擺出威勢，高叫道：「前面的大漢快滾開去，不要攔路討打。」那兩個醉漢如頭不曾聽得，一跟一踉，只顧亂闖過來。苟昌無名火冒，就搶上去大聲吆喝：「俺們衙內來了，還不讓路。」只聽那兩人說道：「值得鳥做聲，你們衙內走路，乾人家鳥事！」苟昌越怒，喝道：「你們沒吃豹子心肝，敢來這裡討野火麼？」一個說道：「野火待燒俺的鳥！」衙內一聽，喝教：「快與我拖倒了，打這兩個囚徒！」跟隨的也齊聲呼打。閒人見惹出事來，不敢上前，都遠遠地立著，膽小的竟走開去。當時苟昌首先搶上，他不曉得這是梁山泊好漢鄒淵、鄒潤，只管揚起拳頭打去，吃鄒淵刁住手腕，就勢只一拽，撲倒地上。那幾個隨從的叫聲：「反了！」揎拳捋臂，一擁上前，鄒淵使起拳腳，紛紛跌倒，都跌得鼻青嘴腫。苟昌吃了一跌，快快爬得起身時，口裡叫罵，又吃一腳踢倒，再爬不起。鄒淵怒髮，索性跨在他的身上，提起播毬兒大小般拳頭，一上一落只是打。苟昌哪裡禁得，只見他雙睛漸漸泛白，口鼻中沒了氣息，吃打死了。閒人見苟昌直僵僵挺在地上，只不動彈，便喊：「打死人哩！」有些恐怕連累自身，趕緊哄走。鄒淵放手起身，再尋那個衙內卻已不見。鄒潤道：「俺正要抓那廝來打，吃他在人叢中溜走，連那班混帳東西都逃了。」鄒淵見事情鬧大，便高聲叫道：「街坊鄰舍，過往人等，休要驚唬，好漢打死人命，須不連累人，俺們當自投官府去。」二人說罷待走，只見二三十個公人，各持鐵尺短棍，如飛趕到。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前面兩個大漢便是兇手。休教走了。」眾人一擁而上，就將鄒淵、鄒潤一索捆翻，橫拖倒曳，拿了就走，徑來州衙裡，正值苗黑天升坐公廳，推到當面。二人直認做鄒大、鄒二，酗酒無狀，與人當街鬥毆，打死人命。當廳取了供狀，討兩面長枷釘了，且押入死囚牢裡。一面委派仵作行人，當坊保正去大街上檢驗苟昌屍身，取得屍單，回衙呈案。由掌案吏目打疊起卷宗，申詳定罪。苗衙內曾見秋兒俊俏人，早經有意，如今苟昌死了，便由馬姓撮合，取回來充做一房小妾，朝夕取樂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鄒淵、鄒潤入牢，就有一個小牢子將他們引至亭心上，為頭的一個當牢節級執著一根水火棍，挺胸努目，立在那裡。這個節級姓鬱名元，秉性凶橫，貪杯愛賭，不分良善，只要銀錢。當下只見他雙眉一豎，發話道：「賊囚徒可知這裡是個什麼所在，人有人情，例有常例，便是王侯相公來，也須破費，不到得任你們白玩。」鄒淵聽得不耐，就想發作，鄒潤連忙搶著，說道：「節級在上，可憐見俺們異鄉人，慈悲方便。恰值身邊不曾帶得，但求寬假一二日，待一家遠親到來，將借些銀兩，給節級買

茶吃。」鬱節級哪裡肯聽，高舉起水火棍，惡狠狠只待要打。小牢子勸道：「怕他飛上天去，有心等待一二日，看怎生理會？」鬱節級說：「也好！」放下棍子，教把這兩個囚犯，帶去匣床上鎖了。第三日晌午時分，鬱節級又帶二人至亭心上首，喝道：「你這兩個畜生，好生奸賴，今天第幾日子？還得任你們說嘴。俺今也不要半文，先來搨打一頓過午棒，看你們打熬得否？」喝聲動手，幾個小牢子就近前來。二人告道：「小哥哥們做個方便，俺們異鄉人，實在沒錢使用，但求免了這頓棒罷！」鬱節級怒道：「好口舌，監牢裡出不得佛菩薩，前日李家莊的大財主，也吃盆吊死了，何況你這……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得接連大炮聲響，一個小牢子慌慌張張，進來報導：「不好哩！梁山泊好漢殺進城來，見在外面打門，快做準備！」鬱節級一聽不好，搶下亭心待走，被鄒潤趕上一腳踢倒，鄒淵早把長枷劈開，跟著跳過來，搶起地上的水火棍，照准鬱節級只一棍，把腦袋打得粉碎。鄒潤大吼一聲，只一扭，長枷也自脫落，隨手奪一條哨棒打將起來，小牢子哪裡禁得，早打倒三五個，有的要緊出外逃命，反把牢門開了。只見時遷領著楊雄、石秀沖入來，李應卻在門外叫：「快些救俺哥哥。」時遷等劫了李家男女眷屬，擁出牢門，鄒淵便喊：「李應盆吊死了，俺們且救這乾人出城去。」李應、楊雄、石秀就當先開路，鄒淵、鄒潤、時遷押後，護定李家一千男女，一路過去，城中人馬紛亂，店舖盡行閉戶，人家大半關門。驚呼慘叫，神號鬼哭，只喊梁山泊好漢厲害。經過州衙前，只見衙門早已燒著，火燄沖天，李逵赤著上身，手搭雙斧，吼叫如雷，逢人便砍。施恩、石勇高舉火把，還在州衙左近人家簷下放火。轉到西門，只見扈三娘、王矮虎夫妻兩口兒，正被一員將官率兵拒住。徐寧、湯隆只在城外猛攻，不得入來。李應見了，便教楊雄、石秀上前助戰。楊雄、石秀各捨樸刀，立從斜刺裡直撲過去。二人樸刀起處，人頭滾地，兵士齊聲呼叫，殺聲更烈。李應折回，取路向北門而行，迎頭遇著燕青、樊瑞。燕青告說：「府尹全家眷屬，被劉唐、杜興、薛永拿獲，遮莫已押出城去。」說罷，李應徑走。只見阮小二、阮小七挾著兩個人趕來，一個是破落戶馬姓，一個便是丫頭秋兒。馬姓因聽得城中大亂，慌忙出走，卻撞見秋兒單身圖逃，兩個並做一處，擬從水門逃走，正撞在阮小二、阮小七手裡，一把拿了。李應趕到北門，只見守門將官被花榮射死，已沖入來，歐鵬、項充、李袞三條好漢，把官兵殺得七零八落，城門大開，全無阻擋，便引同時遷、鄒淵、鄒潤、李氏家屬人等，徑出城關而去。

且說鄆州府尹苗黑天平白地抄得李應一筆家私，好不快活，每日裡飲酒取樂，民間疾苦，全不理會。那日正在內衙坐地，忽有人進來報導：「今有梁山泊大隊人馬，在南門外殺奔而來，不知為的何事，稟請太守定奪。」府尹聞報，心裡著慌，立刻召集合城文武，共做商量。那些文官，正同府尹一樣，一個個沒了主張，只喊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梁山泊強人好生厲害，如何抵擋。」還虧武官有一點膽量，一員勇將姚剛綽號叫做賽存孝的，和一個兵馬都監張勇齊說：「太守休要驚慌，諒這乾草賊到得哪裡，只待他們前來，見一個捉一個，見兩個捉一雙，一併拿來治罪。」府尹聽了，只喊：「全仗將軍等出力，救俺一家性命。」當下便教緊閉四門，合城兵將盡行出動，登城守禦，只待打退強人，各有賞賜。當下眾將奉令而去，只剩得一班文官面面相覷，呆的沒得話說，各自退出，暗中打算逃走方法。

只說眾將分頭去後，府尹驚魂剛定，猛聽得城外大炮震天，流星似地接連報來：「梁山泊人馬撲近城下，梁山泊好漢搶入城來，梁山泊好漢已在殺人放火，聲聲叫喊著要拿太守。」府尹嚇得神魂出舍，手足無措，連呼備馬。左右帶過馬匹，好容易爬上了馬，兩手捧定一口寶劍，幾十員將弁擁護著，捨命搶出州衙，聽得姚剛在南門拒敵，取路徑望南門而走。馬上府尹自念：「城中武將，當推姚剛最是勇猛，人又忠誠，見今奔到那裡，便可仗他保護，強盜怎地拿我？」膽子忽壯大起來。奔到半路，只見敗殘軍馬逃進城來，喊說：「梁山泊好漢好厲害，姚剛將軍領兵殺出城去，不知下落，張都監又大敗而走，如今賊人殺入南門來了。」府尹聞說，宛如晴空震個霹靂，急勒轉馬匹，改奔東門，不想對面撞來兩條好漢，大叫：「賊官休走，梁山泊混世魔王樊瑞、浪子燕青來也！」各仗手中兵器，直撲過來。府尹一看不好，慌忙拍馬而逃，二人喊聲：「賊官待走哪裡去？」邁開大步，飛也似的趕來，府尹急得連連極叫：「誰人快來救我。」